

書叢社藝文國

死寧毋

譯于方

行發局書中

毋寧死

方 于
Somerset Maugham
著 譯

版權所有

(16)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毋寧死

中國文藝社叢書

加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者

方

于

發行人

吳

秉

常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總店 南京太平路 分店 南京鼓樓

印刷者

正

中

書

局

人 物

此劇係英國現代戲劇作家 Somerset Maugham 所作。原名 *The Sacred Flame*，在倫敦紐約，均已公演千次以上，柏林之文藝復興劇院，亦借此號召一時；巴黎去歲公演多次，備受文藝界之好評。良以取材穎穎，結構緊湊，使聽衆或讀者自始至終，心絃緊張，亟待破此疑團，致欲罷而不可得。終劇之後，尙留一道道德問題，沈浮腦海中，耐人尋味。全劇三幕，劇情所經過時間，不及廿四小時，佈景三幕如一，排演甚爲經濟。拙係譯自法文本譯出。

方于附誌

施蒂萊 (Stevens)

摩里斯戴寶實 (Maurice Tabret)

福雷戴寶實 (Fred Tabret)

哈斐醫生 (Dr Harvester)

管家

戴寶實老太太 (Madame Tabret)

史狄臘摩里斯的夫人 (Stella Tabret)

慰藍看護婦 (Nurse Wayland)

女僕一人

第一幕

英國舊家庭中的沙龍，陳設古雅富麗，寬大的軟椅，黯舊的錦墊；盛開的盆花；英國式的瓷器，維多利亞時代的水彩畫，銀框中的照相。這是一個年高的貴

婦人的沙龍，絕無近代的裝飾，古色古香，至足令人羨慕。

正在初夏，窗戶洞開，窗後顯出園林，羣星燦爛，夜色沈寂。

啓幕時，摩理斯戴寶寶，戴寶寶老太太，慰藍看護婦，和哈斐醫生已在台上。戴老太太正作女紅……一個白髮慈祥的婦人。她的一生，愁多樂少，可是她的神宇是莊嫻沈毅的。她穿着一件類似夜服的黑長衣。摩理斯的看護婦慰藍正看書。她的年紀在二十七歲左右，面貌端麗，神情莊重，美目，不作看護婦的裝束，卻穿着一件雅緻的常服，姿態婀娜。哈斐醫生和摩理斯下棋。他是戴家所聘的醫生。年事不高，面目誠實和藹，穿着小禮服。摩理斯坐在一張病人的雙輪椅上，身著寢衣，外披室內所用的外套，美少年，修飾異常整潔，可是面龐極其瘦削；憔悴的面容襯得他那雙沈鬱的眼睛格外大。他面上卻沒有愁容，彷彿仍就是高興的。當醫生統籌棋局遲疑不決的時候，台上寂靜無聲。摩理斯（嘲笑似地）——朋友，這棋的妙處便是在快呀。

哈斐——老太太，這小子逼人太甚，請您來解解圍吧。

戴老太太——我想您用不着別人幫助吧。

摩理斯——您假使動這士，我便糟了。

哈斐（不動神色，細視棋局）——少說廢話！我用得着您的時候，自然會來請教的。

摩理斯（嘲笑似地）——媽媽，您不覺得我們這位醫生，平時非常和氣，可是到了輸棋的時候，也免不了發輸氣嗎？

戴老太太——安安靜靜地下棋吧，不要這般多話，你看那位看書的看護，叫她怎樣看得下去！

恩藍看護婦（抬起頭來，面露笑容，繼又低頭看書）——呵！沒有關係，老太太，您不用爲我操心呀。

摩理斯——我的廢話，她已經聽了五年，她現在不再注意了。

戴老太太——我很佩服她那種沈靜的態度。

摩理斯（愉快地）——有時我痛到咒天咒地，她也毫不動聲色。

慰藍看護（微笑）——惹得您更加咒得利害，不是嗎？

摩理斯——老實說，我很想看看您紅臉的神氣……小心呀，醫生要動棋了。老朋友，您莫裝這付苦臉，好嗎？我快被您引到哭出來了。

哈斐（走一着棋）——我走這象。

摩理斯——假使我進小卒去將軍呢？

哈斐（態窘，聲燥）——將吧。

摩理斯——您可知道。假使我處於您這地位，我怎樣辦嗎？

哈斐——等一會兒，等到您受窘的時候，我自然就知道了。

摩理斯——還等甚麼？我若是您，我便立刻把膝頭一抬，無心似地，把這台子推翻，棋子弄亂。這是保全令譽的唯一方法。

哈斐(走一着棋)——胡說霸道！

摩理斯——哈！您把您的將擱在那地方嗎？好極了！(他推一子)將軍！看他有何生路！

管家入

管家——老太太，施蒂萊將軍請見。

戴老太太——請他進來。

管家——是。

管家出

摩理斯——哈斐醫生，您認識施蒂萊將軍嗎？

哈斐——不認識，我從來不曾見過他。他不就是在哥爾夫球場旁邊租下那所雅緻的別墅的那個人嗎？

戴老太太——對了，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我們相識已經多年了，初次遇見還是

在印度的時候。

摩理斯——先父去世的時候，家母還很年輕，多少青年繞圍着她，施蒂萊將軍便是愛慕她的一個。我始終覺得家母對待他是很嚴竣的。

哈斐——這很容易見到的，老太太，他現在還爲您燃着愛火嗎？

戴老太太（笑謔自如）——我怎能知道呢？您直接去問他吧。

哈斐——他現在還在軍隊裏服務嗎？

摩理斯——不，他最近已經告退了。他爲人很是可愛，打得一手好哥爾夫球。福雷和他打過兩三次。

戴老太太——我本來請了他今天到此地來吃飯的，可惜他不曾有空。

管家引着施蒂萊將軍進來，唱名之後。退出。

管家——施蒂萊將軍！

施將軍著小禮服，年約五十，髮斑白，面褐色。

戴老太太（和施蒂棻握手）——朋友，您好？

施蒂棻——我從您窗子下面走過，看見裏面有燈光便進來道晚安，討一杯威士忌

喝。（親戴老太太手）

戴老太太——您來，我們高興極了。

施蒂棻——小姐，晚安（向慰藍看護一鞠躬）

慰藍看護——將軍，晚安。

施蒂棻——我們親愛的病人，您近來過得怎樣？

摩理斯（音調自然）——過得不錯，一切的滋味都嘗過了。（互相握手）

施蒂棻（微笑）——儘管痛苦，而始終不失常態！

戴老太太——我想您不認識哈斐醫生吧。

（施蒂棻和哈斐握手）

哈斐——久仰。

施蒂蔡——戴老太太和我談過多次先生的醫道怎樣高明。

哈斐——高明！豈敢！我肯盡力服侍病人罷了。

摩理斯——他唯一的短處便是自以爲精於棋術。

施蒂蔡——我不來打攪你們的棋局，你們繼續下去吧。

摩理斯——我們剛剛下完了。

慰藍看護——棋盤收起來吧？

摩理斯——勞您駕。

（她立起來，收拾棋盤和棋子，其餘的人繼續談話）

施蒂蔡——時候不早了，你們要休息了吧，我不多打擾你們。我喝完酒便走。我

來。原是爲了向你們道歉不會夠來吃晚飯的。

摩理斯——坐一會兒，坐一會兒。我睡覺，還早呢。

戴老太太——我們正候着史狄臘和福雷，他們去聽戲去了。

施蒂萊——好極了。那末，我陪你們一會，我是一個老不死的夜遊神。

摩里斯——談心是人生最樂的事。

哈斐——我却要走了。我明天特別地忙。

施蒂萊——一點不錯。

戴老太太——你如果真不想睡，你就叫看護替你收着停當，就讓她去休息吧，福

雷回來，再扶你上床去。

摩里斯——您以爲怎樣，慰藍小姐？

慰藍看護——隨您的便。我想我還是等太太回來了再走吧。

摩里斯——不用等，您去休息吧。您好像倦了。

戴老太太——的確，您的面色不很好看，慰藍小姐。我想您得告假休息幾時才

好。

慰藍看護——謝謝老太太，我不想告假。

摩里斯（向恩藍看護說）——我們去吧，親愛的朋友。

哈斐——您用得着我幫忙嗎？

摩里斯——謝謝您。不用您幫忙。我十分鐘就弄好了。（哈斐醫生幫着恩藍看護把摩里斯的椅子推入幕後）。

施蒂棻——我覺得這個看護好極了。

戴老太太——是的，她非常盡心，並且很能幹。性情也非常溫和，遇事不辭勞苦。

施蒂棻——摩里斯遇險的時候，她就來了嗎？

戴老太太——不，在她之先，我們還請過三四個看護婦，那幾個多少都討人厭。

哈斐——這個看護可說是一個希世之寶，您得着她，總算您老人家福氣好。

戴老太太——我真可以說是謀得了一個寶。我覺得她唯一的缺點。就是性情太獨僻一點。她不歡喜和別人多說話，彷彿她對於別人總不信任似的。

哈斐——這樣倒好，這樣倒比歡喜與別人親近的人好。

戴老太太——此外，她有時不肯爲別人着想。她彷彿從來不曾想到過，有時候摩理斯也想獨自和史狄臘談談心。可憐的孩子！他們夫婦間的快樂可算少極了！他在睡覺之先，總歡喜和史狄臘談談話。今晚他不肯睡，便是爲這。

施蒂萊——可憐的孩子！

戴老太太——他不抱吻他的妻子，總睡不着，可是那個看護在這時候總在他們屋子裏作不完事。

施蒂萊——我想他的病使他不能一刻離開看護吧。

戴老太太——一刻都離不開，他從來不肯讓他的妻子服侍他；在她的面前，他總勉強支持，不使她知道他的痛苦。

哈斐——是的，我也注意過，他從來不肯讓他的妻子服侍他。

施蒂萊（問哈斐）——他的病有醫好的希望嗎？

哈斐——我想醫不好吧。

戴老太太——他不曾跌死已是萬幸了。

哈斐——那一跌，太厲害了。他脊骨的下段斷了。飛機着了火，摩里斯是從火堆

裏救出來的呢。

施蒂棻——真危險極了！

戴老太太——大戰的時候，他始終在空中作戰，却絲毫不曾受過傷。

施蒂棻——他結婚之後，原應當脫離航空界才對呀。

戴老太太——唉！

哈斐——他是一個天生成的飛行家。

戴老太太——他非常愛這一行。平時他極其敏捷，極其穩重，我從來不曾想過，

他會有遇險的一天。

施蒂棻——我聽說他什麼都不怕。

哈斐——您知道他至今對於航空的進步還是非常留心的嗎？他在報紙上看見什麼長途飛行，新奇的試驗就高興到了不得，假使有什麼紀錄打破了，他更是念念不忘。

施蒂蔡——他的勇敢，我真佩服。他從來不曾有過憂愁沮喪的樣子。

戴老太太——從來不曾有過。他的毅力非常之大。我覺得最動人的事，就是有時痛到滿頭的汗珠，還強自談笑。

哈斐——可惜福雷快要走了。我覺得自從福雷來了，摩里斯更是高興些。

戴老太太——我這兩個孩子從小彼此就很相好。福雷離開我們很多時候了。他去中美洲，動身才幾天，摩里斯便遇了險。

施蒂蔡——他不久就回美洲去嗎？

戴老太太——是的，他把父親留下給他的錢，在那地方種了許多咖啡樹。他還得回去經管他的事業。我們不可以爲了伴哥哥便要他犧牲他的事業。